



既然选择远方 只愿风雨兼程

——中科煜宸创始人邢飞访谈

本报记者
裘正义

创客
访谈

5年前，年方30岁的他是一家高科技上市公司最年轻的高管，却放弃稳定的生活选择南下创业，创办一家智能制造公司；如今公司在金属3D打印领域已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同步送粉技术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他却“不敢歇一歇缓一缓”。

他便是创客邢飞。

中国创客100人

创客
卡片

邢飞,1981年出生,博士,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械电子专业。2013年3月创办南京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现任煜宸集团总裁、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先后参加国家863项目、国家发改委产业化项目、工信部工业转型升级项目、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省市级科技攻关项目10余项,并于2016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航空用大型金属结构激光同步送粉增材制造工艺与装备”。申请专利30余项。2016年入选中组部第二批“万人计划”。



创客邢飞

刘雨摄

创客
观点

关于中国制造2025这个话题,实际上来讲我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因为最开始工信部在起草这个文件时我是最早的一批参与者。实际上来讲,我们也看到全球经济通过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它会产生很多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过快的膨胀、增长会产生很多的泡沫。这个时候整个的世界经济要保持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这块来支撑这个经济的发展。

各个国家制定了不同的战略,美国叫国家创新网络建设计划,借助于强大的互联网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在过去的几百年的发展,搭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业制造金字塔体系,德国政府希望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改变德国制造业这种模式,这就是工业4.0。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制造业强国,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我说中国有两个不足,一是传统制造业,缺乏高端这块;第二块我们的互联网不是物联网,不是软件,也不是芯片,也不是传感器,而是商业模式和平台。

中国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最大的难点我觉得有三个,第一个如何实现科技成果的二次转化,中国过去的科技成果的研发完全是由高校科研机构在承担,是基于研发而研发,而不是基于市场而研发,和德国和欧洲是有不同的,首先欧洲它是企业技术需求,政府补贴它,科技机构来完成这个工作。第二要解决的是商业文明的问题,商业文明分两块,一个是诚信文明,一个是价值文明,商业文明的社会核心特点是个价值社会,不是价格社会,而我们现在很多的虚拟平台,把这种价格社会引入了我们的商业文明,对商业文明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诚信与价值社会的回归,是未来中国整个制造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基石。第三,是整个投资机构,包括国家各基金的引导很重要。高端制造行业,我觉得很有价值,但是我们的价值和价格不匹配。比如,共享单车可以以很短的时间就能变成市值上百个亿,像我们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从战斗机、运载火箭、航母到新能源汽车,很多制造工艺都是我们开发的,我们解决了核心问题,也创造了价值,但在估值上,上不去,我们现在估值上相比之下也少的可怜。这也是我所困惑的。

中国制造二〇二五瓶颈何在

安逸感让我不自在,不愿过着看得见未来的日子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专业,从求学到就业乃至创业,你几乎沿着一个方向努力前行,你为何有这样的选择?

邢飞:我出生在沂蒙老区,所以说有一些革命传统吧,自己从小就接受了很多爱国主义教育,有爱国情结,总想干国家最需要的事情。

农村的孩子一般初中毕业都愿意去读中专,马上就可以拿到铁饭碗了,但是自己觉得应该学点更多的东西,学更多的东西能够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所以我选的是读高中,上大学。为什么“闯关东”读书,还是因为家境的问题,连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我

们都拿不起,东北大学助学贷款帮助我完成了四年的学业。

大学时老师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集中体现在制造业的先进水平上,读研究生、读博士我去了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学习跟机器人相关的学科。2005年,我有机会代表中科院参加在宁波举行的全球创业大赛,拿了一个三等奖,参赛的项目是激光再制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研究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年,高端制造装备我们一直相当落后,涉及核心技术的大部分装备都要花外汇向国外买,这些重型装备本身有使用周期,用一段时间之后会报废或者是磨损,以我们的技

术只能再去买新的,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个市场有几万亿,我就想能不能有一种新的修复技术变废为宝。2006年我跟随两位导师加入了沈阳新松机器人团队,主要做一些机器人和激光的融合制造这方面的工作。我主要就是做这个方向,这也是我创业的一个起始点。

记:新松机器人2009年上市,你是最年轻的高管,还是研究生导师,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有实际的经济收益来说,都是相当可观的,可以过上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安逸生活,为什么选择自己创业呢?

邢:也许就是这份安逸感让我

不太自在。就想我还年轻,虽然已经做到高管的位置了,有没有可能做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我更希望我想成为一个奔日子的人,而不是很舒服地过着看得见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有挑战。

这个想法一出来,太太倒很支持我,家里的老人却都非常着急,也非常不理解。特别感谢这个时候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当时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想在南京建一个产业化基地,就问我愿不愿意过来?我说特别好,我正好赋闲在家,自己想创业,但是从零开始不依托任何平台靠一个人来创业肯定很困难的,高端制造装备是国之重器,更是如此。所以我就接下了这个重任。

创业就像登山,爬得越高,看到的风景越壮美

记:最低谷是哪个阶段?

邢:创业过程中我最低谷的时候是在2014年的年底到2015年年初那段时间。我们对一个装备型的企业,初创企业可能对项目管理的意识还不够,所以说我们的市场管理人员不太注意回款,而项目的管理人员又不太

懂项目管理,整个资金回笼没有做好和财务管理出了一些问题,公司账面资金就只剩一两百万的额度,只够我给全体员工开两个月的工资。这个时候我必须做一个抉择,我们的高层和中层领导把工资全部都停掉了,首先保证员工的工资,使企业不至于倒闭。

当时自己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公司这边有两千万政府担保的贷款,如果公司倒闭的话,就得我自己来承担如此巨大的债务。

记:像你这种这么难的情况,家里人知道吧?

邢:都知道的,也是很痛苦。整个春

节我四处讨债,拿回来八百多万的回款,公司总算活下来了。可惜的是,一大批创始员工扛不住走了。之后我们也开始在思考,一个创业型的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团队?创业就像登山一样,你拥有这个能力要爬得越高,你看的风景越壮美。如果说,你没有挺过这一口气,或者是你不愿意再爬得更高的话,你就很难看到更高处的风景。

实体经济即将快速崛起,投资者要耐得住寂寞

记:资本市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浮躁,投资者普遍有一种赚快钱的心态。作为一家深耕实体经济的高科技企业,你是如何看待这些现象的?

邢:科技型企业要发展得快,必须插上金融的翅膀。科技型企业无论是做基础研究还是高端装备研究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仅靠一个初创企业自己的资金来维持是非常

难的。资金有两种途径,一是国家一些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资金;二是投资人的钱。

创业几年来,我认为所遭遇的难题不仅是创业者的难题,更是产业发展的难题。许多投资人想赚快钱,往往只关注互联网或移动互联产业。而装备制造周期漫长,并不被他们看好。但在在我看来,中国的未来仍需制造业作

为基石,高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希望,短期虽不能获利,未来却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A轮融资我们大大小小接触了二三十家,愿意沉下心来去为民族的产业发展做天使基金或引导基金、去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的投资者少之又少。我们的周期可能比较长,七年或者十年,而不是说现在在我着急要把猪杀了,马上卖肉。我们选择的投

资者,包括中国比利时国家主权基金,都是那种看好这个产业并且可以承受比较长的周期的。

我一直在呼唤,中国的金融投资领域能够出现更多像硅谷那样的为了实体产业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沉下心来中长期投资者。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实体经济尤其先进制造企业在未来五到十年快速崛起。也希望更多的金融投资机构能够看到这一点,也能够尽快地转型。

我的梦想是,中科煜宸能代表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记:公司到现在已经走上正轨,谈一下你的愿景,希望公司最终成为怎么样一个公司?

邢:四年了,还不算是完全正轨,还在路上。

首先短期目标我希望三年之内公司能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当然是主板市场。希望大家一提到中科煜宸,就想到行业的标杆,它是一家为整个工业行业提供智能制造、激光智能制

造的公司,它的技术是世界一流的,这是我的“小目标”。

这个“小目标”又是放在一个大目标之下的。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很多零部件是中科煜宸的装备生产出来的,又比如说航空发动机包括战斗机,都有我们的贡献。中科煜宸承担了很多国家重大课题,解决制约中国国力提升的很多关键技术和装备,这个我很荣耀。我想主要还是在工业和国防这两块,能让大家想到有这么

家公司,在踏踏实实做事情,在兢兢业业地打造中国的国际创新力和竞争力。

从长远目标来讲,中科煜宸希望通过整合国际资源,包括技术资源、人才资源、资本资源的整合。我们真的想未来成为像华为那样的公司。在国际社会上大家提到中科煜宸会想到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代表了世界级的创新水平,我想这个是我的一个梦想,或者说我自己的一种爱国情

结。也可能我这一生很难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会去努力奋斗。目前来看对这个目标,我充满信心。

邢飞速语很快,他说:“现在真的特别累,我觉得我们每天都是拿每分钟在过生活一样,很累很累。我不能歇一歇,也不敢缓一缓。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十二点以后睡,早晨六七点钟起来,真的是这么过,而且没有周六周日。”

我想起了诗人汪国真的名句: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